





此仿<sup>覆</sup>宋雕本也丁目記之甚詳其云勝於萬曆  
家則瞿氏恬裕齋藏書記亦言之甚悉此  
本陸欽序已佚欽喜用說文字體入書余  
所見如許宗魯之呂氏春秋亦嘉清時刻  
亦亦一時風尚耶 丁巳六月 羣羊碧讀記





呂氏家塾讀詩記敘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  
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  
述之類今皆不孑則推衍毛說者又獨  
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  
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  
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  
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  
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  
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舉義



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  
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  
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  
紜爭立門戶竊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  
者竊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  
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  
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  
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  
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  
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

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謹  
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也烏乎  
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  
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  
之旨其度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  
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  
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  
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  
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



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  
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  
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立侯宗  
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  
屬熹敍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為之說因  
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其  
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尔淳熙壬寅  
九月己卯新安朱熹敍

百家熟讀詩記目錄

卷之一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三

召南

鵲巢

采芣

艸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穠矣

騶虞

卷之四

變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采芣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五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蟋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七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蕓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採芣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艸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十一篇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鷓鴣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卷之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卷之十四

鄆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之十五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鴈鴒

下泉

卷之十六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鴝鵒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七

正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杕杜

魚麗

卷之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之十九

正小雅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之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斯干 無羊

正月 十月之交

無山

卷之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之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之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椒

角弓

苑柳

卷之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絲蠻

采芣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州不黃

卷之二十五

正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板 泂酌 卷阿 民勞

卷之二十七

正大雅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采芣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之二十八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伦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之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潜

載見 有客

或

卷之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楚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栢

齊 般

卷之三十一

魯頌 四篇

駟 有駟 泮水 閼宮

卷之三十二

商頌 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般武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 萇

艷氏 康成

孔氏 安國

陸氏 機

何氏 休

杜氏 預

郭氏 璞

韋氏 昭

韓氏 愈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龔氏

永嘉龔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守江鮮于氏

董氏

徐氏

丘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周易

韓詩外傳

大戴禮

禮記

春秋左氏傳

穀梁傳

論語

莊子

荀子

管子

孔叢子

尚書疏

周禮

小戴禮

儀禮

公羊傳

爾雅

孟子

列子

揚子

韓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史記

西漢

東漢

說苑

說文

釋文

水經注

白虎通

杜氏釋例

陸氏艸木疏

鮑氏詩譜

胡氏春秋傳

呂氏春秋

杜氏左傳注

國語

韓文

崔靈恩集注

左太冲三都賦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害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

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

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

王之澤蓋濼度禮樂雖亾於此猶能併與其濇

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

不困然而不怨哀而不愁如緜衣傷已之詩也

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擊鼓怨上之

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

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

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

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其與憂愁思慮之伦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



以有取焉。伯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極暢道德之中而歡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是以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循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濼。○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闕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所以明理。



也。○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問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問詩，聞禮。又問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替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尔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趙兮。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



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文中子子謂薛收曰管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虛言之詠歌

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望於不知乎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望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立雖有佞者其傳鮮矣周而益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也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古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阿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佞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居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睿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癸歛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佗人德音不取之類不可以詞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歛後觀玩易入凡書皆歛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

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望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視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喻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之或反不求何用不藏歸于正也人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  
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  
於宮商則為聲聲叶律呂則為律○于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  
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  
或○樂師凡舞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  
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及灋帥  
學士而歌灋注云灋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  
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  
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

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  
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  
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  
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  
聲八音之和致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  
猶在是謂淫過凶媮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既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  
越艸蟲而取采蘋益采蘋舊在艸蟲之前孔氏  
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既既  
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既禮工歌鹿鳴四



杜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遂歌鐘樂周南關雎葛覃卷首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大師告弓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  
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狸首以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  
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商  
子君所以獎以射則獎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  
芣今詩篇名狸首逸會孫侯氏是也○國語叔  
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  
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  
明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今伶蕭歌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  
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  
不拜嘉四杜君之所以幸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章皇皇者華若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  
必諮於周敢不拜哉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  
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百哉注云師  
摯魯大師之名始音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  
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  
矣○子籍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磬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者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者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繫繫力連反夸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屈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屈言之屈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燕對反靡靡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或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兮聽者以爲別故有辨言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邶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於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泝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太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望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  
魏曰美哉泂泂扶弓反乎泂泂中庸之者大而  
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  
思遠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飲何憂之遠  
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節在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嘒嘒乎嘒嘒和樂  
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  
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  
愁樂而不恣用而不墮廣而不宣施久改反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聲  
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或雅頌  
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  
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  
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  
叔寄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  
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  
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獲麟由庚  
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歎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  
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  
曰吾自衛反魯歎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歎後春秋伯蘇氏  
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  
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公  
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  
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  
分公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  
者及亡詩六篇凡二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  
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歐陽氏  
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

分公九以予考之遷說歎也何以知之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  
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  
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  
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  
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艷齊幽秦魏唐陳  
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  
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艷齊魏  
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  
艷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艷氏詩譜次第也孔  
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鄘之地而國之先譜鄘事  
歎後譜鄭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在故  
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  
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  
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  
後其中未必敘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  
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  
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  
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  
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  
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  
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  
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  
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  
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

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  
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  
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  
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  
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  
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  
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  
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  
亡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  
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  
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  
王畿之內亦不能保艷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  
遂自爲別國故次以艷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



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  
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望於如此則無  
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  
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古  
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  
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  
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  
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  
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  
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  
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  
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  
灋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  
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

人之道絕則危亡望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  
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  
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  
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  
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  
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  
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  
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  
幽孔子曰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  
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  
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  
固其敎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  
大雅政之衰則望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  
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  
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  
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凡氏曰魯以  
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  
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  
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  
附其後焉

###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  
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  
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又曰詩小序要之  
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  
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

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  
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亦焉亡詩之序未嘗  
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  
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  
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  
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  
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  
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  
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  
自見於世况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



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  
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古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  
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滕那之為祀成  
湯殷或之為祀高宗方其佗時無義以示後世  
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太詩去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  
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  
賴序文為證

###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箏章掌土鼓鼗箏中音仲春書擊土鼓鼗

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  
祖歆鼗雅擊土鼓以樂田峻者俊國祭蜡上  
反則歆鼗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  
七月二章云是謂鼗風六章云是謂鼗雅卒章  
云是謂鼗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  
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  
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  
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  
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  
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  
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別於  
大雅矣歎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  
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



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歛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

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艷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

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說詞震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曰凡凡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鬢眉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

雉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

○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

○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諸舉州木鳥獸

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

况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

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穆木之

類是也歛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



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  
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  
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禮記曰雅者正言其事○  
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愛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  
興差少無隱諷諷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  
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  
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魏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  
為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伯此頌字  
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頌君子終

不可諉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  
非子顯顯今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  
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罔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本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或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俗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繕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

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俗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為風

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



之狀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或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其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或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變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允洽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

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攷之意其音節亦有不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佗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章昭注曰輯成也凡佗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



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屨發殷或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任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

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誦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封為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燕韓王儒林傳韓嬰楚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任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皆為之傳三家皆別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左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左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立毛詩始左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成帝歆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艷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歆則小毛公名為

萇也

吳陸璣州本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

傳魏人李魁李魁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

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

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

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辰卿辰

卿授解延季延季為阿或令授徐敖教授九江

陳俠陸璣州本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

傳謝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艷家賈逵傳毛詩後馬

融伯毛詩傳艷玄伯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伯毛

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

帝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



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  
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惟毛詩艷箋望今獨左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  
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卽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  
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侃侃卬良反於太聖人千  
百季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左一家之  
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  
抵牾質諸聖人而情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  
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  
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太其  
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  
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注之此則集  
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  
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已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此諸  
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喪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幽以北



則皆為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佗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佗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

美陽縣孔氏曰繇言大王遷於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也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治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弃為唐虞后稷封於邠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二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

南如乾坤

關雎七音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也。莫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

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

○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未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踈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  
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風  
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  
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  
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  
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  
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風反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

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未見於一國之事言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  
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  
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  
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  
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  
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  
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



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  
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  
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  
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  
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  
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  
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  
然閑雖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  
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  
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閑雖之義如此非  
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傳

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  
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  
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  
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  
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  
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歐陽氏曰閑雖  
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  
欽傳曰佩玉曼鳴閑雖歎之瓚曰此魯詩也  
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閑雖刺世注薛  
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  
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閑雖說  
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



得其真也問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  
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  
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雉鳴在河之洲窈窕反窈徒了反淑女君

子好迷音求

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鳴王雉也鳥摯而  
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雉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為  
鷓鴣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鷺尾上白。歐陽氏  
曰雉鳴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  
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雉鳴  
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  
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  
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迷匹也言后妃  
有關雉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文宜為君子之

好匹○**揚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

雉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  
像雉鳴為何物知雉鳴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  
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則又想像  
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  
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  
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  
○釋文曰迷本亦作仇

關雉具風比興二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  
風動天下首章以雉鳴發興後二章皆以行  
菜發興至於雉鳴之和鳴行菜之柔順則又  
取以為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  
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  
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



意味矣與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苻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苻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

然不齊毛氏曰苻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

曰接余白草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

根在水底孔氏曰菜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

無苻菜或股礼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

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

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

毛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卧而不周曰

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

作展

參差苻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苻菜左右采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毛擇也董氏曰毛則以熟而薦也傳曰

毛以姜桂毛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毛先後

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

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

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直王

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

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



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婦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婦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敍稱

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締絡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

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齊今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簇生為

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



言葛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給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華莫莫是刈魚廢反是獲胡郭反為絺耻知反為給去逆反服之無敦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獲獲之也精曰絺麤曰

絺敦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統徒感反公侯夫人

紘紘卿之內子太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

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

**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敦之心女功之

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

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

斲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

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

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

**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曰

姆纒笄緇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

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纒山買

反笄音鷄緇音消汗煩也鄭氏曰煩煩擗之用

功深擗而專反○釋文曰猶按抄也○王氏曰

治汗曰汗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

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朱官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

**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

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

安之義

葛覃二章章六句



卷春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

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輶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

采耳亦云胡菜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

為茹○張氏曰采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

本草即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

曰歌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



深也。○**毛氏曰**懷思寘置也。○**毛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徂回反寇。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易，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易人。君黃

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辭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

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



必饒專為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  
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饒作饒曰  
字又作饒

陟彼祖七于反矣我馬瘠音塗矣我僕痠音鋪矣  
云何吁矣

**曰**石山戴土曰祖爾雅曰土戴石曰祖瘠

病也痛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

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宋氏曰**極道勤勞嗟

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

○釋文祖作祖曰本亦作祖

卷耳四章章四句

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  
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  
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穆居蚪反木葛藟力軌反繫力追反之樂只  
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穆南土之葛

藟茂盛。○**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

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

不美。○**曰**履祿綏安也。○**曰**木枝以

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繫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

下逮眾妾則眾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

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祭陽公曰南有穆木

葛藟繫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繫之而不取

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

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

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



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亾國則  
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 呂氏曰荒庇覆也 ○ **鄭氏曰**將  
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繁鳥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繁旋也成就也 ○ 釋文繁作蒂曰本又  
作繁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音終 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 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  
故以為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  
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說所中反說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螽斯蚣蝩也 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  
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 蘇氏

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

羽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毛氏曰**說說衆多也 ○ **王氏曰**說說言其生

**陳氏曰**宜爾者婦其所自於后妃也 ○

**陳氏曰**振振盛也

荒荒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荒荒衆多也 ○ **王氏曰**荒荒言其飛之

衆 ○ **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摯摯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摯摯和集也 ○ **王氏曰**揖

揖言其聚之衆 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說說然

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荒荒然有聲既飛復歛



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  
昏姻以時國無繆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  
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  
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  
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爭之風始于閨門至  
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  
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

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  
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  
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

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

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

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

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

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  
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

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

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萋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萋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萋萋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萋萋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

為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入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與其好德之變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剋剋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孔氏曰兔置兔罟也

也孔氏曰棧謂槩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棧聲剋剋武貌干杆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杆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宋氏曰言聞

此椽棧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杆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唯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達剋剋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達九達之繼。宋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杆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宋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宋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音浮 苜音以 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程氏曰 蝻斯唯言不妬忌 若苜音則更和平 婦人樂有子 謂妾御皆無所恐懼 而樂有子矣

采采苜音薄言采之采采苜音薄言有之

**采采非一辭也** 采苜音馬鳥馬鳥車前也

宜懷任馬 孔氏曰 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 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璣云 其子治婦人

難產 薄辭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揚氏曰** 后妃

無嫉妬之心 則和平矣 惟其和平 故天下化而

和平 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 苜音和平之詩也

天下和平 非文辭形容所能及 故每章言采采

而已 無他辭也

采采苜音薄言採都奪反之采采苜音薄言採力

活反之

**采采** 採拾也 採取也 朱氏曰 採取其子也

采采苜音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苜音薄言禰戶結反之

**結** 執衽也 扱衽曰禰 說文曰 禰以衣衽

扱物謂之禰 扱初洽反。朱氏曰 結以衣貯之

而執其衽也 禰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苜音三章章四句

漢唐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 無思犯禮 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漢之廣

矣 不可求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興也** 南方之木 美喬上竦也 思辭也 孔氏曰 傳先言思 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 疑經休



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未  
為韻二字但伯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  
尔潛行爲泳永長方澍也郭璞曰小筏曰澍筏  
音伐○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  
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  
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晉氏曰人之休於木下  
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  
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  
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宋氏曰其幽間貞靜  
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决知其不可求也○  
宋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  
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物類賦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新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

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荆○張氏曰刈楚

刈萋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

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

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

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萋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孔氏曰萋萋蒿也江東用羹臠也其葉似艾白

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



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雷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

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睢墳大防也孔氏

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

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毛氏曰**君子從役於外

婦人為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為濟又曰汝有

濟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

濟郭璞引遵彼汝濟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

濟也○釋文惄作憇曰本又作怒

遵彼汝濟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

○**毛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率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魴賴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

燬父母孔誦

**毛氏曰**魴赤也魴勞則尾赤呂

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

○長樂**王氏曰**父母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

誦近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

時紂存○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

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

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

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

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敍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屬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

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

亦任趾

麟之定都侯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

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

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二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鶉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詩  
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鄭  
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焉

鶉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

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  
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鶉巢夫人亦必有主名  
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  
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  
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  
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鵲巢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鵲巢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宋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鵲巢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鵲巢之養其子平均

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鵲巢而未知鵲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鵲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攷鵲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難可疑也

維鵲

有巢維鵲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

有巢維鵲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成巢孔氏曰鵲巢結籬也鵲不自為巢居鵲之

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鵲絕異惟今人

直謂之鵲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

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

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

鵲未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鵲居不必有此



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  
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  
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  
居鵠之成巢非取鵠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  
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  
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  
為則非婦道矣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鄭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  
人迎之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鄭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勝姪娣之多  
成成其禮也

### 鵠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鄭氏曰于於也芣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  
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渚也說文曰

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鄭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

于大廟太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鄭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  
還婦

鄭氏曰被晉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



禘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  
髻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  
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  
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公事  
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太愛敬之無已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至於敬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艸虫趨趨記歷反阜冬蟲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救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  
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艸蟲常羊也孔氏曰釋  
蟲云艸蟲負螿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

短如蝗也青色趨趨躍也阜冬螿也孔氏曰釋  
蟲云阜冬螿螿李巡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  
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冬螿躍  
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  
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  
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  
也毛氏曰婦人雖造人有婦宗之義○范氏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  
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  
則退故占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耻  
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芣蕘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蕘蠶也孔氏曰蕘蠶釋草云舍人曰蕘



一名驚。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憐憫憂也。

**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薇，蓋言今其時矣。

**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

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禮度也。能循禮度則可以承先

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循，因

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歛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

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

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董氏曰**：濱當作瀕，袁

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

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董氏曰**：濱當作瀕，袁

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

瀕者也。

于以采芣，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

宜綺反。及釜，存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

錡，無足曰釜。

**毛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僖也。皆反。季女



**宗廟**莫莫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莫莫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篚筐錡釜兩器也少女微主也。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禮度也。李女者大夫之妻也。韓詩作于以鷓之願師古曰鷓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以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較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

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繫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澗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辯也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蔡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尔皇甫謐云文王之庚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焚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戾蒲昌反

**蔽芾**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絲

字○**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

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璣艸木疏曰棠今

棠梨也前翦去伐擊也。○**戾**杜曰戾杜舍也朱氏



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艸舍耳非真作舍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度甘棠之下以  
受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度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  
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  
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  
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  
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起例反**

**毛氏曰**憇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鏡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馬曰洋如

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

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溫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般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事

厭於葉反過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過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毛氏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

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蘇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確也孔氏

曰鄭異義駁云鳩者囚證於鳩核之處確音角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



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遺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  
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強暴之男召我而  
獄不以室家之遺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  
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  
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  
○山陰陸氏曰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氏曰**墉墉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  
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險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

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  
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  
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孔氏曰  
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

總為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  
裘以居○**毛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

**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  
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毛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  
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

不猷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恩遽之  
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純作它日本



或佗蛇佗蛇曰本又佗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忙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

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

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

稱革絨絨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

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絨五

總亦為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

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王夫之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

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肅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

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與之大夫

取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音

真君子婦哉婦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

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

如鶴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婦哉婦

哉冀其畢事而還婦也閑之淡而無怨辭所謂

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婦哉婦哉勸以義



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  
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  
子歸哉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天且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  
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  
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賤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  
然

**范氏曰**管者醒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友

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  
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  
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  
以及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  
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  
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

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

**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季難久而懼

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楸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



日之擇也迄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音傾筐暨許麗反之求我廣士迨其謂

**毛氏曰**暨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

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

言趣之也○**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

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蠡斯之類皆

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

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以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

治者邪

標有梅三章各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賢賤能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

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

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

三心五嘒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

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

是嘒釋文云味謂之柳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

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

**毛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

**曰**寔是也○**宋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

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

見以起興○**毛氏曰**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

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直雷反寔命不猶

**參**代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

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雷也孔氏曰言物成

就係雷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禪

被也禮記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

**雷**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

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

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

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

出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

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大記大夫撫姪娣是也

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媵之

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

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

充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江**况嫡沱况媵今詩鼓乃言江沱之間

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決復入為汜尔雅疏曰凡水決之

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其**嫡不使備

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

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

**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

**以**之為言用也



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

所處也范氏曰處勝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尔雅曰水自河出為灘漢

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

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

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

州皆有也○**毛氏曰**嘯感口而出聲嬌既覺自

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

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

歎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嘆之聲也○**毛氏曰**嬌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

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

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

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

則相歡言之敘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鳥路反棘禮也天下大亂強

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

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毛氏曰**麕鹿也孔氏曰續

人注云齊人謂麕為麇○**毛氏曰**白茅取潔清



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麇作麇白本亦作麇

林有樸蒲木反樸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末尊反束有女如玉

**樸**樸樸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樸心孫炎曰樸樸一名心某氏曰樸樸斛樸也有心能溫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樸為禮意其若致新易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悅始銳反兮無使尻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

孔氏內則婦事舅姑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麇狗也說文曰麇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寐驚我之尤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弱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



有為挑誘之汗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

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

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

等謂車乘厭翟服則禴翟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

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禴翟次之

何彼禮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尺奢反

曰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音移也孔氏

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何

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禮盛也言何彼戎戎而

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

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感

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  
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  
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正也或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

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

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

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

稱神宗矣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緡綸也言鈞如何必以

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



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鶴巢之應也鶴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度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卷伯之謂也

**陽**二南正始之篇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頌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頌為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鶴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歎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祀百加反于嗟乎

**茁**茁出也孔氏曰謂艸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祀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孔氏曰

五祀上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祀言禽獸之衆多騶

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艸。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縱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一歲曰縱爾雅曰豕生二縱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柏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艸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祀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度類蕃



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  
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  
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始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四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